

行·吟·者·丛·书



信马由缰

韩羽 著·绘



信马由缰
笔为所
识似有
初维而
不此其
文此初
除画何
所悟此
离中之
子整乎

同是天涯沦落人



武汉出版社

行吟者丛书

信马由缰

韩羽 著·绘

武汉出版社

行·吟·者·丛·书

武汉出版社

信马由缰



金戈铁马

韩羽
著·绘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信马由缰/韩羽著绘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 2001. 9

(行吟者丛书)

ISBN 7-5430-2456-X

I. 信… II. 韩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934 号

书 名:信马由缰

著 作 责 任:韩 羽

责 任 编 辑:邹德清 李杏华

封 面 设 计:吴 涛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印 刷:文字 603 厂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6.25 字 数:120 千字 插 页:5

版 次: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0001—3000 册

ISBN 7-5430-2456-X/I·356

定 价:14.5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总 序

周翼南

传说屈子曾行吟于楚地。

屈子行吟，留下了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等瑰丽诗篇，万古不朽。
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思往抚今，华夏有识之士，求索者众，或以文，或以画，或文画并进，皆人生行吟之痕迹也。为了留下这些深深浅浅的痕迹，我们编了这套图文并茂的丛书，其中很少有风花雪月，很少有悱恻缠绵，更没有矫情粉饰，但有渴求，有沉思，有缅怀，有追忆……虽非黄钟大吕，鸿篇巨制，但，这些痕迹是真实的，是生命留下的真实痕迹。

“丛书”之名，或大了一些，仅表示希望这套丛书能延续下去，并期望得到海内外行吟求索者的共鸣和支持。

“善不由外来兮，名不可以虚作。孰无施而有报兮？孰不实而有获？”

是为序，时在新世纪第一春。

目 录

信马由缰	(1)
沾了迷信的光	(2)
黑面条	(4)
姥姥家	(6)
看 戏	(9)
听 书	(11)
露水因缘	(15)
父 亲	(18)
捡 粪	(20)
报 复	(23)
祖母的钱	(25)
半分利	(28)
夜 路	(32)
醉 鬼	(35)
猴抢草帽	(38)
不得其法之法	(40)
总是有法逗人笑	(42)
斗 鸡	(44)
常 信	(48)
赵结巴	(52)
我的老师	(55)

·行吟者丛书·

面刺猬	(60)
小 院	(63)
拉车与磕头	(66)
老憨七	(71)
这个自己言说别个自己	(73)
学 戏	(78)
盼着开城门	(81)
去临清	(84)
上湾街	(86)
掌柜、老客	(89)
事事如戏	(95)
困兽犹斗	(99)
戏园景观	(104)
火柴论斤卖	(109)
厨师傅	(112)
“招牌”小记	(115)
田野的雨	(118)
苗 庄	(120)
午间一瞥	(122)
唢呐声	(124)
感乎中,发乎外	(126)
柳 姐	(128)
二杠奶奶	(130)
喊 街	(133)

·信马由缰·

二狗娘活得真累	(135)
小牛头·苏三·玛丝洛娃	(137)
黑牙齿	(139)
胡 同	(141)
五姥姥	(143)
尤二姐的死	(146)
“回回输给大个子主任”	(148)
占个“勇”字	(151)
“铁马冰河”	(153)
再从临清写起	(155)
冬 妮	(159)
一碗豆浆	(161)
一声京胡	(164)
围围焉,洋洋焉	(167)
几位老哥儿,小哥儿	(168)
碧霞宫庙会	(174)
遛河沿	(178)
写标语	(181)
都想掩面而过	(183)
电 话	(185)
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	(187)
将两字颠了个个儿	(190)

信马由缰

韩羽，山东聊城人，1931年生。始入私塾念之乎者也，后上学堂读咿呀哼咳。间或与村童割草拾柴，扒瓜摸枣。偶亦逃学，杂入野台戏班，粉墨登场。初中辍学，继之学徒。1948年参加工作，挤进美术队伍，先后从事编辑、创作、教学，混到而今。自感少时荒于嬉戏，羞我“吴下阿蒙”。败子回头，亡羊补牢，听鸡犹思起舞。

这是我的“流水帐”，字数不多，所行所为却也尽都包拢进来了。如果以此为纲，倒是颇有许多可以回忆的。信马由缰，不妨想到哪儿，写到哪儿。

对第一句话，还得罗嗦几句，我的家乡原先叫堂邑县，解放初期改名武训县，后又撤消了县，划归聊城市，成为聊城市的一个区镇，于是我也就成了“山东聊城人”。

我们这个老县城有句顺口溜：“堂邑县，破猪圈，砖头瓦块一大片。”这不大好听。也有好听的，堂邑城又叫白雀城。据说建城之始，有一群白雀飞集，是祯祥之兆。纵使白雀，也终是雀。我倒认为颇可自豪的是出了一个要饭叫化子——武训（虽然他老人家也曾一度灰头灰脸过）。再有，似乎是在《东周列国志》上看到的，说孙臧、庞涓交兵于堂邑东南。那书上的堂邑如果是我们这个堂邑，我们这堂邑岂不就有了点“文物性”。闲话少说，言归正传。

沾了迷信的光

直到现在母亲仍时常提起：我还在不会说话时就咿咿呀呀地爬在场院里画“唱戏的”了。对此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我说母亲是少见多怪。因为一个小孩子随地乱画，本是出于本能的一种游戏活动，有何出奇之处？天下事总是那么难以言说。就说这“少见多怪”吧，有的为此倒了霉，也有的为此沾了光。我就沾了这“少见多怪”的光。乡下人无知，凡是遇上不可解的事，都要从迷信上找答案。我就听三姨不止一次地说过：“这孩子画画是天生的，八成是投生时没喝‘迷糊汤’。”越说越神，结果三里五乡的人都知道堂邑东街韩家的小孩天生地会画画了。这一来，把父亲的心给烘热了。他虽是农民，也懂得“望子成龙”。于是买纸买笔买颜料，下起本钱来。

提到儿时之事，并非沾沾自喜，反之，既惭且愧。我今已六十有四，岁月蹉跎，竟至一事无成，不能不有“仲永”之叹。我所以又提起“这把不开的壶”，是我忽然悟到我的一生与绘画结缘，竟是始由“迷信”而来，想来岂不有趣？

或許我又咽唾沫了
齏



黑面条

城东门外，紧傍着护城河小桥是一间卖烟的小铺。我正在小桥旁。卖烟老汉的孙子捧着一大碗黑高粱凉面条大步跨出门外，顺势蹲在门口，瞅了我一眼，不慌不忙地用筷子将面条、黄瓜、蒜拌来拌去，将面条高高挑起，又冲我瞅一眼，“呼噜”将面条猛地吞进，嚼得啧啧有声。他以为我在咽唾沫了，或许我真的咽唾沫了，得意起来。又挑起一筷子面条，晃来晃去，瞅来瞅去。冲我挤眉弄眼，又呼地吞了进去。紧嚼几口，啊地一声舒出一口长气，像是香极了。大概我又咽唾沫了。他更得意地将那面条拌来拌去。这时我觉得四周的一切都不存在了，惟有那晃动着的黑面条。

突然，我的后背挨了一巴掌。一只手将我趑趄趑趄地拽了过去。是二姑。她边走边嚷：“哪里都找不着你，跑到这里看人家吃饭，馋死你，看我告诉你娘去不！”



阿
第
喜
欢
牛
不
喜
欢
侍
云
子
曰

姥姥家

姥姥家的堂屋的东里间门，用手一推，就“唉”地一声，像是叹气。我几乎天天都推来推去，它也就唉唉地叹个不停。

一到半晌午，母鸡就从窗台上的鸡窝里钻出来，扑扇着翅膀跳下地，“咯哒咯哒”叫起来。接着东邻家的母鸡也叫起来。还有南邻家的、西邻家的，到处是“咯哒咯哒”的声音。这时姥姥就说：“该做饭了。”一会儿，灶屋里冒出了刺鼻的柴烟，在母鸡的“咯哒咯哒”的叫声里，又响起了“咕哒咕哒”的风箱声。

我小舅叫庚五，和我年岁一般大。即使玩得最起劲的时候，一看太阳到了晌午，也毅然决然地说：“不玩了。”撇下我一溜飞跑，跑出胡同，跑向村口。开始我纳闷，后来明白了，他是去牵牛。我看他绕着下地回来的长工不停地求告：“让我牵牵，让我牵牵。”一旦接过缰绳，却又战战兢兢地尽可能地远躲着牛，壮起胆子大声吆喝：“叮，叮，快走！”有时还学着大人腔调骂上一句：“娘的！”

虽然庚五爱牵牛，可外祖父一个劲地逼他念书。每天早晨，他总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，一边含着眼泪，一边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康诰曰：作新民。”外祖父从来不让我念书，我可以自在地玩，看着小舅对我羡慕极了的眼光，我充满了优越感，真切地觉到：住姥姥家真好。可是小舅在“作新民”，我却没了玩伴。有时等急了，就冲着堂屋里喊“老爷（我

家乡对外祖父的叫法),小舅念完了没有?”

有时也教诗,诗就有意思得多了。比如“暧暧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,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。”我就模模糊糊地觉着像姥姥家的小郭庄。

外祖父,村里人都叫他八先生,据说是个秀才。平常里下地干活,一旦三里五乡的村里有了丧事下帖子请他,就换穿上长衫,给人家当“点主”先生去。他崇信“忠厚传家远,诗书继世长”。小舅,他唯一的继承人,就成了“逼”的对象。有时姥姥埋怨说:“这么点小孩,整天逼着他念书,你想逼死他呀!”

四姨沾了是女孩子的光,没有遭受逼着念书的罪,可没逃脱裹脚的罪。她比我大几岁,都说她长得好看,我却一点也看不出来。我最看重的是她的辫子,每逢打架时,我总是想法去拽她的辫子。她对付我,是告状,用现下话说就是“打小报告”,一告一个准。我们却又整天谁也离不开谁,一会儿不见,就要“叫魂”了(到处喊叫之意)。

春天里,家家挖野菜,拌上玉米面蒸着吃,图省粮食,也图新鲜。我和四姨也常去村北麦地里挖野菜。麦苗刚刚漫过老鸱,绿油油一望无际,风一刮,一起一伏,像水波浪。麦垅里,土又松又暖,躺在上面舒坦极了。太阳晒得浑身痒痒,从麦梢缝里瞧上去,是蓝天,是白云,瞧着瞧着,那白云慢慢地似乎像要盖下来了,一眨眼,它倏地又飞回了原处。

只有春季才有的叫着“光棍多苦”的鸟,边叫着边飞向官道北去了。在老远的官道北,一个小孩高声地与鸟一对一答:

“光棍多苦。”

“你喝糊糊。”

“光棍多苦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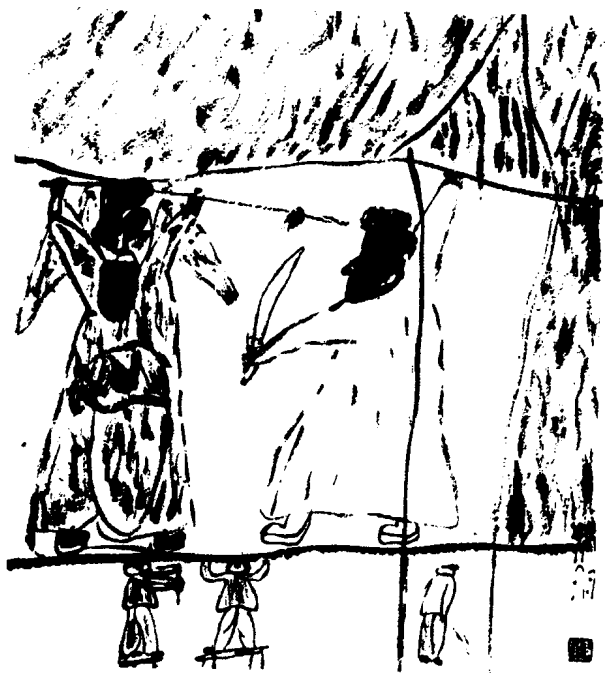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想媳妇?”

……

·行吟者丛书·

突然，四姨喊起来：“还不爬起来挖野菜！”

回到村里，站在家门口支起耳朵听，是意料中的四姨的照例的话：“他光玩了。”母亲说：“今儿不让他吃饭。”



看 戏

如果问起我们家乡的农村庙会，可以这么说：一个用苇席、杉杆搭起的戏台。戏台的左前方有一个烧水的炉灶。不管戏台上是正在唱着还是打着，从后台里总不时地走出一个人站在台口大喊：“开水！”戏台底下也总少不了一两处押宝赌钱的摊子。戏台四周半里方圆内，布满买卖人的布棚、席棚。饺子、丸子、烧饼、油条、炸糕、凉粉，还有布匹百货……到处挤满了人，尘土飞扬，一片嗡嗡之声。真怪，现在连去走动一趟都没了兴致的地方，那时不知怎么有那样大的魅力，使得小时候的我们，兴奋得发疯。

戏台前面，人挤成了柿饼子。涌过来，涌过去，屁味，汗味，酒味。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仰起脸全神贯注在戏台上。

看戏的最好位置是“扒台板”，这好比现在戏院里的头一排，看得清，听得真。这是宝地，谁都想争。可是，能在这儿站上个半钟头谈何容易，这不只要腿顶膀粗身强力壮，还得会挤，在不断的力量的冲击下保持平衡。那时农村里的人们不兴打球、跳高、跳远之类的运动，却懂得赛一赛。因此，有的小伙子挤进这“宝地”，一半是为了看戏，一半也是为了一显身手，事后好向人夸口：“我整整扒了一上午台板，纹丝不动，你行吗？”有时还搞串联：“今儿看灯戏时咱们前街上的齐心点，说什么也不能让后街上的小舅子们挤上来！”

姑娘媳妇们，穿红着绿，远远地站在凳子上消闲地吃着花生、瓜子，看戏倒在其次。孩子们则在大人的腿缝里挤来挤去，听着戏台上的锣鼓声，急得要命。于是会爬树的爬到了树上，不会爬树的也终于逼出了办法，一头钻进戏台底下，仰起脸从台板缝里往上瞧。虽然看见的仅是晃来晃去的身影，但总比什么都瞧不见要好得多。突然，一片漆黑，一只靴子正好踩在板缝上。真气人。随手捡根树枝捅这靴底。一来二去，却发现这也颇为好玩，互相仿效，大伙都“捅”起来。孩子们可能是重男轻女，也许是欺软怕硬，总是不大敢去捅花脸武生，专爱对付坤角，捅着一下，便觉着占了便宜。还要眯起眼从板缝里往上瞅，检验一下捅的效果。效果最好的，就是能招来上面的骂声，听着那气急了的腔调，真是其乐无穷。

孩子们对戏的评价与老太太们不一样。如果问老太太们戏好不好，她们会说：“可好哩！戏台上的小媳妇穿的都是绸的、缎的。”孩子们对这种“只重衣衫不重人”的评断是嗤之以鼻的。可是，小伙子一看到戏台上的小媳妇，眼睁得比枣还大，嘴张得像傻了一样。我们也不以为然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，忸忸怩怩、咿咿呀呀。而且，我们也实在捉摸不透，譬如，县官用木头一拍桌子，旁边走过两个人来，把跪着的小媳妇的手指掰开，夹上几根筷子，一夹，她就唱，一夹，就唱。

最使孩子们动心的莫过于花脸，总是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他出来，看着他进去，再盼着他出来。要是戏里没有花脸，就像包子没有了馅一样，太没滋没味了。